



### 泊居珠三角港歸的辛酸

系列三之三

蕭婆婆和丈夫張中慶，兩人加起來170歲，最憂心如何才能保住三餐有得食。 李叢書 攝



在香港辛勞半生，蕭婆婆和丈夫將人生最後一站停泊在廣州。百物騰貴，戶頭上的積蓄日減，兩個加起來170歲的老人，最為憂心的，竟然是如何才能保住三餐不捱餓！當聽聞客居廣東，也可以領取政府發放的生果金時，這對相濡以沫大半個世紀的耄耋夫妻，相視一笑說出的話令聞者心酸。蕭婆婆說：「我的第一反應是下意識去握他的手。他也看着我笑，問我以後每餐是不是可以多吃半碗飯？」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鵬飛、李叢書

蕭婆婆81歲了，丈夫張中慶長她7歲。在香港打拚時，一個在文具廠做工，一個入職鐘錶廠。1995年，相繼退休的兩夫妻，帶著積攢下來的辛苦錢，移居廣州。「那時候，廣州的東西比香港便宜多了，想着老了可以過得滋潤些。哪曾想到錢那麼『唔襟使』，人還沒走，錢都用完了。」蕭婆婆說，兩個人現在就指靠著加起來、每月不足1,800元(人民幣，下同)的退休金過日子。

#### 五六元排骨 一斤變二兩

「早餐喝粥，中午晚上可以炒點肉片，配一碟青菜，10斤米要吃18天。」蕭婆婆扳着手指算。為了不斷炊，兩個人每天的支出都控制在30元以內。想起到廣州時，排骨才五六塊錢一斤(500克)——她忍不住輕吞嚥了一口水——現在5塊錢去買排骨，也買不到二兩(100克)。「別說吃排骨了，遇着陰雨天，一把菜心也捨不得買。」揣着一點伙食費，在菜市裡踟躕許久，才硬着頭皮買

一點。「所幸，我和先生吃得都不多。」即便這樣縮衣節食，蕭婆婆對每月要花去900多元而陡增壓力。她竭力把剩下來幾百塊錢，送去銀行存起來。「這是將來急起來要救命用的」。因為先生有眼疾和疝氣，膝蓋又類風濕而腫脹變形，一到陰雨天就從骨頭裡滲出疼來。而她，則常年哮喘、腰疼。平時有個感冒發燒，都忍着不去醫院。「去見一次醫生，就得兩三百，我們又沒有醫保。」

#### 撿拾木棉花 煮水治咳嗽

兩個人不管咳嗽得多厲害，都是在家不斷喝熱水。天氣好的時候，蕭婆婆在樓下，撿些樹上落下的木棉花、雞蛋花，曬乾了收起來煮涼茶。「有多少藥效也不知道，有個醫治，也當是個心理安慰吧。」

他們從牙縫裡省下來的錢，總要等到舊患發作難以忍受的時候才用。



蕭婆婆家一貧如洗。沒錢裝機頂盒，電視機也淪為擺設。 李叢書 攝

### 遠居少累子女 癱瘓倍覺淒涼

蕭婆婆年輕時，在香港葵涌一家文具廠的生產文件夾流水線上工作。住在沙田漁民村的她，每天5時就要起床，坐小巴再轉兩趟巴士去上班。長期彎腰勞作造成的職業病，讓她的頸椎和腰椎，在50多歲時就已經積疾在身了。稍稍蹲一下，就很難站起來，而她雙手也因勞作過多，比一般老人的手要乾皺多裂。

兩年前，因為變形的骨節壓迫到坐骨神經，蕭婆婆一覺醒來下身無法動彈。「女兒都不在身邊，我看看老頭。他也不敢動我，語氣急促地跟女兒打完電話，就守在床邊，攏着手乾着急卻無計可施。我當時心裡很無望，深深感受到什麼是『貧賤夫妻百事哀』。以前年輕的時候吃了許多苦，捱了很多窮，臨老了卻也得這樣過。」說到這裡，蕭婆婆語帶哽咽地向記者解

### 只能怪自己 何故壽命長

比起其他北上的港歸老人，蕭婆婆跟丈夫已算是幸運了。2008年6月2日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，因爭取放寬生果金離港限制一事，在工聯會的安排下到訪蕭婆婆家中，親身了解在內地定居長者的生活狀況及聽取長者訴求。

#### 局長送果籃 花紙黃不棄

張建宗來家中探視，對蕭婆婆來說是極大安慰。「政府沒有忘記我們這些早年離開香港的人，我們還算是尊嚴的。」但她認為，取消「離港限制」已經說了很久，政策要真的落地絕非易事，於是也沒有抱很大期望。她悲觀地想：「以前怎麼過，以後就怎麼過。最多兩人睡多一點，吃少一點，盡量不要生病，捱着過。」「可我也不是沒有偷偷想過：如果和先生每月能多兩千港元補貼，這筆錢點花得完？日子會有幾唔同？只是怕希望越大，失望越大罷了。」張建宗當日送的生果籃，即便包裝紙已經變黃，她也捨不得扔掉。

今年8月，港府宣布推行「廣東計劃」後，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再次到廣州探訪他們夫婦。蕭



一個泛黃生果籃，是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5年前帶來，蕭婆婆捨不得扔掉。 李叢書 攝



工聯會人員一旦「集齊」10位長者，就會到會議室講解申領生果金流程，解答疑問。 趙鵬飛 攝

# 收到生果金 多吃半碗飯？

# 窮日子 數手指

# 耄耋夫妻相依傍

### 寧願同日死 不忍孤獨生

蕭婆婆泊居的房子，位於廣州海珠區江南西路青鳳大街。這套上個世紀80年代建的老房子，不足40平方米(折合430平方呎)。傢具皆是九十年代的老舊式樣，茶几和儲物櫃的油漆斑駁脫落，一台21吋的電視機稍顯有點現代氣息。廣州市內要統一加裝機頂盒，一年收費700元(人民幣，下同)，兩位老人不捨得這筆錢沒有安裝，電視機也只好淪為虛設。「我們老了精神不好，不看電視就早點休息。」蕭婆婆這樣解釋。

#### 兒子先過身 母如箭穿心

蕭婆婆原本有一子兩女，膝下已有曾孫。本該是享受天倫之樂的年紀，4年前卻遭命運重擊，唯一的兒子因為腎病驟然離世。回憶至此，蕭婆婆強撐着精神，嘴唇止不住顫抖：「你知道嗎？白髮人送黑髮人是不孝啊！按照我們那裡的老人說，人火葬前，身上一定要披過麻、戴過孝的。孩子沒有給父母送終就過世，本來就是一種罪過。」啞啞的嗓音一字一句，這個年邁母親的話聽來讓人萬箭穿心，「他才50多歲，我恨不得替他去了，可為什麼不能夠啊？」

比死亡更可怕的，是漫無邊際的冷清。每逢節日，女兒身在夫家無法兩全，兩個相依為命的老人未觸觸景傷情，總是在客廳把收音機開着，聽戲曲、聽廣告，營造家裡有點人氣的氣氛。

「如果上天眷顧，就讓我們兩個老傢伙一起走，留下來的要受太多折磨。」蕭婆婆用手朝丈夫剛剛坐過的椅子匆匆一指，就忍不住別過臉流淚，「我真的捨不得他一個人在這世界上呀，他也受太多苦了，上天能不能開恩啊？」



現年76歲的劉鴻文偶爾才買點肉或下價魚，至少要吃上兩天。 資料圖片

## 買不起饅頭 只得買麵粉做

現年76歲的劉鴻文，住在深圳羅湖。2000年，他從倉庫管理員崗位上退休後，到深圳養老，借住親戚的房子。兒子在香港開了家設計排版公司，朝不保夕，每月也只能接濟他1,000多港元做生活費。為了省錢，劉伯真是辦着錢過活。

現在，他每天通常只買些青菜吃。即便青菜，他也吃不起。他說，以前每斤菜心只需2元(人民幣，下同)左右，現在至少在3.5元至4元，青菜也買不起。偶爾買點肉或者一些下價魚，但至少要吃上兩天。「以前饅頭、包子每個0.5元，現在漲至1元一個。我現在買麵粉自己做饅頭、

包子。」

劉伯是記者採訪的老人中病痛最多的一位。曾經中風，在香港的醫院住了兩個多月，花了8萬港元。現在常年患有帶狀疱疹和尿血，需要經常進行系統檢查。「還是香港的免費醫療好，如果在內地他是絕對看不起。」他感慨，但回香港住宿和交通費用也成問題。

#### 「錢一天不如一天好使」

車費太貴，劉伯即便想念兒孫也不敢回去。雖然深圳公共交通讓老年人免費，但劉伯和老伴從

一瓶黃道益藥酒38元，鼻夾伴哮喘藥88元，老伴白內障摘除手術2,800元……這筆開支，蕭婆婆已爛熟於心。「兩個女兒每個月都會各給幾百元，但一遇到急病、大病很快就花光了。」蕭婆婆感歎，「多希望我們是學修道的，一天只吃一頓就能不餓了。」

唯有提起她特意準備在手頭上的100元時，蕭婆婆才顯露出不為生活所苦的歡愉：「有時候小曾孫來家裡，我們總要給他們買點糖、買點生果吧。」

「上一次回去香港，應該是十幾年前了。」坐在冷清孤寂的家裡，蕭婆婆努力憶及當日的不菲花費，「即日來回，兩個人花了600多呢！」她說，如今兩個人都太老了，走不遠了，想念起香港，「就在電視裡看看」。

#### 租屋遭逼遷 房東怕死人

出口的話雖是這樣說，語氣裡流露出的念想，仍讓人動容。「人家說落葉歸根，我們都不知道要歸哪兒？在異地，始終心不安。」

由於行動不便，兩個人已經甚少外出。蕭婆婆自言很少看到天空，想曬太陽了，就把窗門推開得大一些。3年前，大女兒曾從香港趕來廣州，特地為他們找了一處樓層較低的公寓。入住了不到3個月，就遭逼遷租屋，迫不得已搬了回來。

「房東訓斥我女兒沒說是兩個老人住，怕我們兩個哪天老死在裡面，太不吉利。」經此一事，兩個人心中更生惶恐，只好關起門來，相依為命。

### 釋，「我不是希望要像那些有錢人一樣住大屋、有保姆，只是希望不要過得這樣苦。如果不是因為在香港的屋居太狹小，生活成本太高，我們也捨不得子女回內地自己住。我們只要稍微有一點錢，也可以讓子女少忙一點，多點時間陪在我們身邊。可是不行啊，他們忙生計，我們不能自私，更不能怪他們。」

#### 留點棺材本 莫為兒加斤

記者在採訪中也得知，因為得到工聯會的協助，蕭婆婆和丈夫都已經開始領取生果金了。蕭婆婆說：「我們兩個人每月能領兩千多港元，手頭寬裕些，也可以多存一些積蓄，哪一天我們都不在了，也可以留些錢，幫補幫補女兒他們。」可憐天下父母心。

### 曾悲問天 辛酸向誰訴

當知道從2013年10月1日起，在廣東居住的香港長者可以領到生果金時，蕭婆婆一時激動得手足無措。她垂頭看着自己清癯滿布的手，然後低聲說：「我第一反應是下意識去握他的手。他也看着我笑，打趣問我以後是不是可以多吃半碗飯？」

「我真的不敢想，有生之年竟然可以等到。」說到動情之處，蕭婆婆難抑激動：「我們這種平頭百姓不敢奢望啊。生活艱難應該向誰反映？兩個老人要怎麼活下去？政府要管那麼多的事情、那麼多人，什麼時候才能理到我們？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命數，不能強求。要怪就只能怪自己，為什麼活那麼長，為什麼掙不了多點錢。」